

詩語背後

◆木木

荔園三絕與南寧記憶

又近春節。10年前，2013年春節，是在南寧過的。從那時起，開始了一段與南寧的特別緣分。

我與南寧結緣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。1998年初夏時節，隨中央黨校中直機關分校幹部進修班一個調研組，赴廣西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察調研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像模像樣的調研活動，完成了課題任務，也學習了調研方法，後來一直受用。而南寧作為一個小巧玲瓏的省會城市，以「半城綠樹半城樓」的雋永韻味，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。

當調研組一行的航班徐徐起飛，完全沒有想到，經此一別，再赴南寧，已是15年後了。看來，一個地方與一個人的緣分，終歸是因了那裏的人，而不是山川城廓。此次專程到南寧過春節，拜望節前調任廣西、對我有知遇之恩的老領導。那個春節是在溫馨平和中度過的，陪領導一家人守歲的場景，仍歷歷在目。懷着對過去的感恩，也懷着對未來的憧憬，心裏很踏實。

我入住的荔園山莊，集政府接待酒店、商務別墅、國際會議中心為一體，是中國—東盟博覽會的主要接待基地。山莊位於市區東南，作為南寧的一座地標式庭院，坐擁青秀山餘脈，滔滔邕江逶迤而過，地理位置優越，交通便捷，環境幽雅，景色宜人。各種設施依山傍水，山勢起伏，水體恬靜，疊翠綿延。風格典雅的別墅樓群掩映在遍坡荔枝林之中，極具南國風情。嶺南春早，二月的荔園，已是草長鶯飛，春意融融。濃蔭下，嵐霧裏，孔雀在依稀抽出嫩芽的草地上款款而行，宛若心靈的圖騰。孔雀本是鳳凰圖騰的主要原型，從容悠閒的步態，自帶高貴。

江風徐起蝶驚飛
細雨初收玉露垂
百鳥枝頭喧鬧後
一隻靈鳳出叢薇

就這樣，荔園濃墨重彩地進駐心間，成為我嚮往的一處所在。同年夏天，帶40餘名香

港青年領袖訪問廣西，再次入住荔園山莊。三天兩夜，每天都有有一兩場陣雨，把叢叢綠蔭潤洗得晶瑩剔透。已經掛果的荔枝林紅綠相間，讓人感受到收穫的喜悅。隱隱約約，我有了一種預感：此生與南寧的緣分，未必是匆匆過客，可能會有更實在的交集；荔園，於我也許不再是逆旅，而是家園。倘伴在綠肥紅瘦之中，驟雨初歇，紫氣蒸騰，心下曠然。

漫天雨柱驟然收
充耳蟬鳴喚荔熟
莫道春華留不住
綠肥紅瘦也風流

果然，兩個月後，我有了一個去南寧工作的機會。行囊尚未收拾，心神早已馳往。誰知人算不如天算，香港局勢陡變，青年學生暗流洶湧，「佔中」運動風雨欲來。我身為青年工作部長，各方情勢都不允許自己臨陣撤離，反而還讓我生出些戰前的興奮。於是，暫時放下了去南寧的念頭。何曾想，這一耽擱，竟是永遠失去。

身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隨後數年，又四赴廣西：一是參加「共和國之旅——桂港青年共築中國夢」火車團，到的柳州；二是出席「香港青少年國情體驗和創新創業基地」揭牌儀式，到的北海；三是率「香港青年領袖一帶一路學習考察團」廣西行，途經南寧，但未在荔園留宿；四是陪同分管領導去南寧和百色洽談桂港青年學習交流事宜，再次入住荔園山莊。

那時已是2017年夏末秋初，園中景致疏朗了許多。漫步其間，蟬鳴聲時起時伏，三三兩兩的孔雀，旁若無人地覓食嬉戲。清風拂過寬寬窄窄的湖面，漣漪或寬或窄，纏綿不已。岸邊樓台建築的翹角拱簷，兀自舒展着，湖中倒影隨波晃動，安靜而俏皮。時移世易，我已清楚地知道，思茲念茲的南寧總是與自己擦肩而過了。

平波湖影半眠中



◆孔雀在草地上款款而行。 網上圖片
舊歲樓台舊歲翁
鏡是荔叢新雨後
鳴蟬無意喚東風

三次入住荔園，留下三首絕句。當時沒有標題，現在想來，第一首可題為《荔園春色》，第二首題為《荔園夏意》，這第三首就叫《荔園秋聲》吧。春生，夏長，秋收，三首絕句時間跨度近五年，串連起我的荔園情結，也鑄就了我的南寧記憶。惟有冬天，沒有去過南寧。可此刻當我終於提筆寫起南寧來的時候，腦子裏竟清晰地出現一幅冬天的畫面——2016年1月24日凌晨的雪景。是的，沒錯，就是那場拉了警戒線、動用武警守衛的雪景！

南寧地處北迴歸線以南，海拔又低，通常是不下雪的。據記載，南寧山區偶有飄雪現象，但城區從未出現過。此次超強寒潮來襲，南寧城區白天最低氣溫降至1.4℃，突破歷史紀錄，終於迎來了百年一遇的雨夾雪天氣。一場雪讓一個城市煥然一新，銀裝素裹，分外妖嬈。

為了這來之不易的雪景，南寧人賞雪玩雪熱情之高，可謂空前。市民一大早就擠爆了城中的青秀山風景區，扶老攜幼，把有積雪的觀景平台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。城裏無論大人小孩兒，都在收集散落的雪花捏雪人，俊男靚女們手托樹冠顛巍巍的積雪擺pose，薄雪覆蓋的車篷車蓋上寫着各種祝福語……微信朋友圈已經不能僅用刷屏來形容了，簡直是一派歡天喜地，大家賣力地轉發有關消息和圖片，惟恐還有人不知道南寧下雪了。

我就是從微信朋友圈上知道這場雪的。由於那些年養成了關注廣西的習慣，自治區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會特別在意，這場雪便深深地印在了記憶裏。其實，令我魂牽夢縈的南寧，也恰如那場雪景的意象：溫馨，絢麗，可遇不可求……

字裏行間

◆黃仲鳴

萎縮的武林

近月來，與三名學生四出尋武訪藝，得晤武林人士不少；更看了不少有關書籍，真是長知識了。不過，有武師說：「可惜呀！有很多拳種都已消失了。」又有說：「剩下來的，或已支離破碎，不完整了。」

如此嘖嘆，應了我向來的論調，方今中華武術，不是「逝去的武林」，而是「萎縮的武林」。

據云，南方拳種的形成，確受到北方武術的影響，歷代以來，由北而南出現過三次大遷徙，第一次是兩晉時期，北方人輾轉移移到福建；第二次是唐末時期，由河南固始人王潮、王審知兄弟率兵五千人及大批眷屬遷至泉州、福州；聲勢浩大的一次是兩宋之際，軍民超過百萬，移居福建和廣東。由於南遷者大多是軍人，把北方武術帶來；到了明代，武術已有完整的拳械套路。

《佛山武術史略》引〈小知錄〉說：「使拳之家，曰趙家拳、南拳、西拳、溫家鈎掛拳、張飛神拳、霸王拳、猴拳、童子拜觀音拳；又有眼張短打破法、九內紅大下等破法、三十六拿法、三十六解法、七十二跌法、七十二解法。」據統計，近代傳入廣東佛山的拳種有：

- （一）清代傳入的有洪拳、蔡李佛拳、詠春拳。
- （二）民國傳入的有南家拳、太極



◆少林僧人練武圖。 作者供圖

拳、鷹爪拳、螳螂拳、六合八法拳、周家拳。

（三）1949年後傳入的有龍形拳、白眉拳。

紛紜拳種，在閩廣一帶興起；佛山是武術之鄉，自是得風氣之先。然而，至今留下的拳種還有多少？什麼是「霸王拳」？什麼是「張飛神拳」？

由這源流看來，粵港的技擊小說、電影，多屬洪拳、太極拳、詠春拳。拳種的萎縮是無可避免的。但在熱戰的時代，要創新，要弄一套「黠然銷魂掌」出來，幾乎已無可能。有論者說：「這是時代文化的特徵，也是『用近廢退』的緣故。」要「用」，就有所「進」；沒有「用」，就「退」，就「廢」，道理很簡單。在我們訪問的各派師父，對這見解都無異議。

其實，中國的武術未能更上層樓，直至頂層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就見端倪。說話明代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，抗倭名將俞大猷帶兵南征，路過河南，久慕少林寺武術，於是特地前往拜訪。看了武僧表演後，萬分失望，說：「此寺以劍杖（即棍法）而名天下，乃傳久而訛，真訣皆失矣。」他的意思是說，少林僧人為了追求少林拳的表演效果，脫離了技擊的真諦；而真正的拳術就此丟失。據稱，明代的少林拳套路約有480套之多；到了民國時期，已經退化到不足300餘套；到了當下，世人常練的也不過60套左右。

少林拳種如是，其他拳類想必也是如此。像峨嵋刺、戟、狼牙棒等一些稀有的冷兵器，最後只能作為歷史遺物走進博物館。

傳統武術是歷代祖先傳下來的血汗成果，剩下的拳種、武器能得以再保持下來，能一直傳承下去，難矣，作為子孫的，豈能忽視哉！

值得深思。

粵語講呢啲

◆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掂、唔掂・唔掂當・唔得掂・瓣瓣掂



世界上種族無數，當中絕大部分都接受以點頭表示「是/yes」、以搖頭表示「否/no」。廣東人多會把「是」寫成「掂/dim3」、講成「dim6」，也有人寫其同音近形字「惦」；無論寫哪一個都是用了「借字」，又以寫成「掂」為主流。

究竟什麼促使廣東人用一個讀音這樣的字去表示「是」呢？這個看似「非常簡單」的問題，原來其答案遍尋網絡都找不到，連那些中文人或人稱粵語專家都答不出。就讓筆者今天為大家揭開這片神秘面紗。

由於稱「是」時「點」頭，「是」便相當於「點/dim2」，通過變調讀成「dim6」，於是乎找「掂/惦」來作為「借字」。「掂/dim6」一般指是、得/行/可以（OK）、對、答應、願意、同意/允許、接受、領會、讚許、妥當/穩當。

姓名館

◆王正亮

取巧與才華橫溢的蘇軾

王正亮，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，初中已接觸玄學，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。直到2013年，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，依此因緣，公開奧秘，望有緣人得到裨益。

同是我剋者，即姓氏剋絕第二字，低端效果就是取巧。不務正業，在讀書時期，寧願花大部分的時間去捉題目，也不願老實用功讀書者，就是取巧為主的態度，就是低端的結果！話得說回來，能取巧之人，往往聰明才智是不低，若能好好善用，就是高端的才華橫溢。而蘇軾，姓名五行是庚金和甲木，「庚」金為人進取，「甲」自強不息，由於互剋，自然無論在個性上或際遇上，也有偏頗性和動盪性。

蘇軾被世人稱文豪，當然是因為他對詞的貢獻是多方面的，他擴大了詞的內容，提高了詞的境界。胡寅的《酒邊詞序》說蘇詞「一洗綺羅香澤之態，擺脫綢繆婉轉之度，使人登高望遠，舉首高歌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埃」。的確如此，從蘇軾之後，詞不但可以寫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，也可以寫政治情懷和民生疾苦，甚至連農村的生活生產也被他納入詞中，這在詞史上是一次重大突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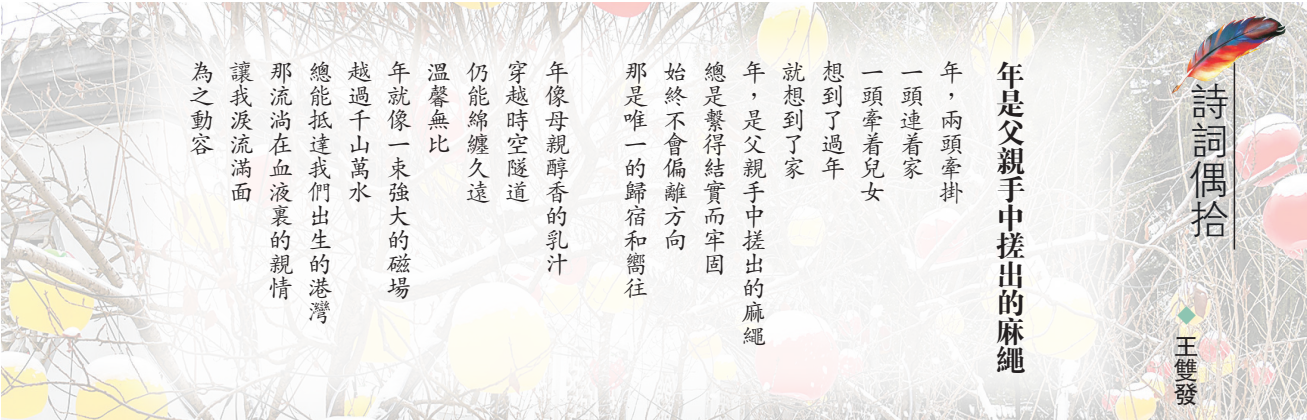
蘇軾還有幾首小詞寫得清新流暢，饒有情趣。如《蝶戀花》：「花褪殘紅青杏小。燕子飛時，綠水人家繞。枝上柳綿吹又少。天涯何處無芳草。牆裏鞦韆牆外道。牆外行人，牆裏佳人笑。笑漸不聞聲漸悄。多情卻被無情惱。」從他的姓名庚金與甲木，理性與感性的並馳與交煎，在他傑出的詞中自然處處流露！

一代文豪蘇軾的降生，可說是中華文化瑰寶的一部分。1037年農曆一月八日，四川眉山一個清寒的人家裏，

傳出了幾聲清脆的啼哭聲，又一個嶄新的生命誕生了。已經28歲的蘇洵大喜過望。更讓他高興的是這個孩子生得眉清目秀，體格不凡。蘇洵以「夫子登軾而望之」之義為兒子取名為「軾」。蘇軾的母親程氏精通文史，十分注意對子女的早期教育。在她的悉心培育下，蘇軾不負眾望，少年時期即通經史，習字作文，下筆千言，一揮而就。22歲時，他和弟弟蘇轍高中同榜進士。深得歐陽修賞識。

三年後，守母制畢，父子三人再上京城。此時，他父親因自27歲後發憤讀書，刻苦勵志，為當時名流所重，免試任編纂簿書。「三蘇」之名，震動京師。三年後，蘇洵在任上病故，蘇軾兄弟扶轅南歸，又守制三年。這時蘇軾已經年近三十，然而，他仍然胸懷壯志，「達則兼濟天下」的理想依然在心裏激盪澎湃。但這三年中，朝政發生了變化，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。由於新法實施過程中的確存在若干問題，蘇軾對新法本來就不十分贊成，所以他在上書指出新法中的一些弊病，不料觸犯了一些人的利益。知道自己的政見不被採納後，按照中國官場的慣例，蘇軾只得請求出調為地方官。據記載，這段時間，蘇軾歷任杭州、密州（今山東諸城）、徐州等地知州，蘇軾每到一處，都能勵精圖治，興利除弊，為當地百姓做出貢獻，自然贏得了人民的愛戴和景仰，和改革派也暫時相安無事，可是時局變幻莫測，蘇軾又耿直敢言，所以無論是變法的新黨還是守舊的老黨，都不把他當作自己人。他們吹毛求疵。在蘇軾詩集中找一些稍露稜角的句子作為藉口，一次又一次地將蘇軾逼到懸崖的邊緣。

經過「烏台詩案」和其他幾次陷害



詩詞偶拾

王雙發